

百年栖霞街,即将焕新生

它和十二属相街、陶瓷厂街区都将被改造提升为特色街区

文/图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陶相银 王震

栖霞街曾用八十年的时光炫耀它的繁华,但终究难敌岁月的变迁,在这座城市被按下发展的加速键后,短短几年就被鳞次栉比的楼群淹没。被百余年的历史消磨过后,栖霞街仅余下长约两百米、宽约一百米的街区,短巷纵横,石路坑洼,墙壁斑驳,屋舍残破。相较于百米之外的喧嚣,这里的青砖黑瓦只能呈现沧桑与落寞。

但历史就藏在角落里,记忆就刻在一砖一瓦上。在栖霞街要被改造的消息甚嚣尘上后,大量市民来此拍照留念,以留住它在记忆中的样子。

目前可以确定的是,栖霞街已被列入《威海市精致城市建设三年行动方案》中,它将被改造、保护,并被打造为“历史文化街区”,继续承载历史。与它命运相同的十二属相街、陶瓷厂街区也即将焕发新生。

老街的百年沧桑



栖霞街内景。

目光穿过坑洼的石路、残破的屋舍,光明深处是它的朱颜。

栖霞街诞生于121年前的一声炮响,1898年7月1日,中英《租威海卫专条》签订,根据协议,英国有权在沿海一带筑炮台、驻军,弹丸之地的威海卫城仍由中国政府管辖。

那时的威海卫不过是一个“带围墙的村庄”,城垣南北870米,东西向平均宽度632米,且城内脏乱不堪。

1902年,英国殖民者利用威海卫东城墙外侧与东海岸之间的大片区域开辟新区,为纪念当时

英国王爱德华七世加冕,命名为爱德华商埠区。其中,北部为行政区,中部为体育馆区,南部为商业与娱乐区。栖霞街就处于南部的商业与娱乐区,推动爱德华商埠区欣欣向荣的主要人物之一,是一位能用威海土话与百姓交流的英国人——“庄大人”,他正是末代皇帝溥仪的“家庭教师”——庄士敦,他在殖民政府先后任政府秘书、正华务司和行政长官等要职,在威海任县长达16年之久。

1974年,栖霞街的北侧盖起了四层的百货大楼。之后的短短几年,楼房相继出现,服装厂、市委大楼先后建成,西侧也有了居民楼,此时居民们才发现,站在房顶上再也看不见海了。

改革开放后,威海迅速崛起,而有着八十年骄傲的栖霞街日渐失色。外面的世界越来越精彩,栖霞街内的剧团撤销了,戏院拆除了,低档的有大车店、马掌铺、鞋铺,中西方商业产物应有尽有,英军士兵、传教士、渔民、商贩同样在街头熙熙攘攘,这里的住户也大多是商贾富户。

当时的戏园子是栖霞街的标志性建筑,城里外的人们纷纷到此听戏娱乐。当时的戏园子里,最出名的首推同乐戏院,它于1918年由威海商人院长升兴建,是威海第一个商业性的现代剧院,分上下两层,可容纳一千多人。1928年,已经更名为民兴舞台的同乐戏院,曾放过威海首部无声电影。

天津商人韩德兴则在栖霞街投资开办“华乐茶园”,可容纳几十人,每天有十几位女歌手登台

卖艺。每位女歌手都有自己的折子,客人想听谁的歌就拿谁的折子点歌,唱一段一吊钱。华乐茶园生意兴隆的时候,每天能连演六场戏。另外还有一个升平茶楼,也常有曲艺演出活动。

1930年10月1日,国民政府收回威海卫,栖霞街的繁荣仍在持续,达官贵人依旧醉生梦死,贩夫走卒剃头修脚,汇集三教九流,处处人声鼎沸。

新中国成立后,栖霞街已不再只是城外的商业区,进一步发展成为这座海滨小城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第二轻工厂、橡胶厂、书店、钟表厂,都围着栖霞街建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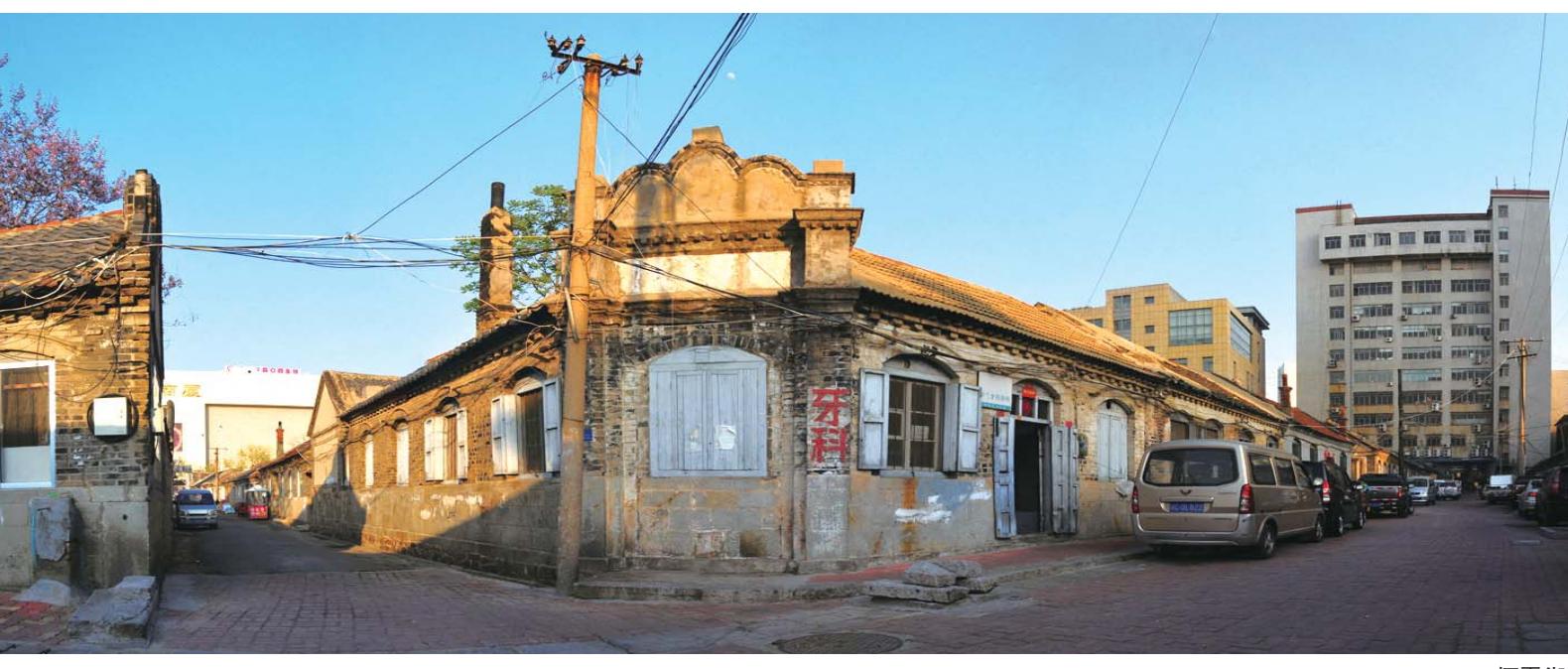
物资局、农局、水产局等重要的机关单位也设在栖霞街办公,很多领导干部也居住在栖霞街的公管房里。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这里的街巷又合并为栖霞街,栖霞街、迪化街、绥远街、青云巷,南北向的四条街巷更名为新大陆、栖霞街、致祥巷、大吉巷,街巷内的小巷还有青云里、吉祥里、清华里等。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这里的街巷又合并为栖霞街,栖霞街、建平街,迪化街更名为文艺街。文化大革命期间,栖霞街、绥远街、建平街统称为红卫街,新大陆改为井冈山路。在名称变更中,更是在城市的不断演变中,房屋不断被拆除,街区不断被压缩,原有的10个街巷经合并删减后只剩下了栖霞街、延安街和井冈山路,且自1987年起,这里被统称为栖霞街。



居民家中,大锅灶和现代化电器并存。



栖霞街。

与老街相伴的一生



从马拉西亚、新加坡等地回到威海的华侨,依旧在打听父亲的诊所,当得知鞠学兰女承父业后,他们欣然而至,“他们不只是来看牙,更多的是来寻找一份乡情。”

1996年,口腔专业毕业的儿媳绍秀也来到诊所,作为医生的婆媳俩和一名护士成为诊所的全部医护人员。在这里,全套的牙科器械都有,特别之处是清洗台上的水箱,“提来水再倒水箱里,代替水龙头。”

十几年前,鞠学兰还是住进了竹岛附近的楼房,之前她已经在诊所院内的北侧厢房住了60多年,“跟楼房比起来,这里的生活确实什么都不方便,没水,没电视信号,厕所也臭烘烘的。回想起,来以前这就是‘财主家’,人人都想住进来。社会一发展,人也就变了。”

之后,鞠学兰和绍秀定期来开门,到点就关门,中午还回家吃午饭,成了“上班族”。

站在鞠学兰诊所门口,往任何一处看都会有穿越感,石墙青砖黑瓦还在,每片砖瓦都承载着很多人的记忆;不远处是低矮的老旧楼房,那是新时代来临的先锋,它打破了旧的生活秩序,也造就了新的生活规则;更远处是数十层的高楼大厦,它抬高了天际线,也遮挡住了眺望的视线。

“我在这里过了一辈子,到死也不舍得离开它。”鞠学兰说,“希望这次的改造不会大动土木,保留房屋原貌,只清理走一些杂乱的东西就好。”

象。住户同样大多是富足人家,“财主家”的大门门槛老高,小孩子都迈不进去。”

进入60年代,鞠学兰已经是市立医院的一名大夫,而父亲因为曾经在日本留学的经历惨遭红卫兵们的多次批斗,“破四旧”运动中,红卫兵小将们冲进家中,几乎砸毁了全部物件,“当时门窗、桌椅上都有雕花,很好看,全给砸了,连床都没给剩下。”同时,自家房产也成为公管房,“一个院里住了三家。”

曾任威海市委书记的李太启就跟鞠学兰同住在这个院里,“两口子都很和气,两家的鸡养在一起,下的蛋两家平分。”

80年代,房产重归鞠学兰名下。1991年,退休的鞠学兰在这里开办了鞠学兰牙科诊所。此时,兴起的多家大型医院已经揽走了大部分的患者,到这里的大多是老主顾,令鞠学兰欣慰的是,许多从台湾、香港回来的侨胞,乃

人口最多的那家有9口人……”

鞠学兰的父亲鞠德民年轻时在日本学医,后来在大连的一家医院工作。

1944年,日寇四处抓壮丁,为逃避战

乱,鞠德民举家迁到威海,就职于亚洲

医院,亚洲医院由威海人谭松涛开办,

“全威海就这一家医院,它之所以叫医

院而不是诊所,是因为设有内科、外

科,还有四张病床,能打吊瓶。”鞠学兰说,

“我父亲来了后,医院就增设了牙科。”

当时的威海亦非太平地。鞠学兰至今记得,她趴在医院的窗台上,看着外面的日本兵来回走动,也记得日本兵曾闯进医院,抓走了她家的三只母鸡。

鞠学兰的父亲鞠德民年轻时在日本学医,后来在大连的一家医院工作。

1944年,日寇四处抓壮丁,为逃避战

乱,鞠德民举家迁到威海,就职于亚洲

医院,亚洲医院由威海人谭松涛开办,

“全威海就这一家医院,它之所以叫医

院而不是诊所,是因为设有内科、外

科,还有四张病床,能打吊瓶。”鞠学兰说,

“我父亲来了后,医院就增设了牙科。”

当时的威海亦非太平地。鞠学兰至今记得,她趴在医院的窗台上,看着外面的日本兵来回走动,也记得日本兵曾闯进医院,抓走了她家的三只母鸡。

鞠学兰的父亲鞠德民年轻时在日本学医,后来在大连的一家医院工作。

1944年,日寇四处抓壮丁,为逃避战

乱,鞠德民举家迁到威海,就职于亚洲

医院,亚洲医院由威海人谭松涛开办,

“全威海就这一家医院,它之所以叫医

院而不是诊所,是因为设有内科、外

科,还有四张病床,能打吊瓶。”鞠学兰说,

“我父亲来了后,医院就增设了牙科。”

当时的威海亦非太平地。鞠学兰至今记得,她趴在医院的窗台上,看着外面的日本兵来回走动,也记得日本兵曾闯进医院,抓走了她家的三只母鸡。

鞠学兰的父亲鞠德民年轻时在日本学医,后来在大连的一家医院工作。

1944年,日寇四处抓壮丁,为逃避战

乱,鞠德民举家迁到威海,就职于亚洲

医院,亚洲医院由威海人谭松涛开办,

“全威海就这一家医院,它之所以叫医

院而不是诊所,是因为设有内科、外

科,还有四张病床,能打吊瓶。”鞠学兰说,

“我父亲来了后,医院就增设了牙科。”

当时的威海亦非太平地。鞠学兰至今记得,她趴在医院的窗台上,看着外面的日本兵来回走动,也记得日本兵曾闯进医院,抓走了她家的三只母鸡。

鞠学兰的父亲鞠德民年轻时在日本学医,后来在大连的一家医院工作。

1944年,日寇四处抓壮丁,为逃避战

乱,鞠德民举家迁到威海,就职于亚洲

医院,亚洲医院由威海人谭松涛开办,

“全威海就这一家医院,它之所以叫医

院而不是诊所,是因为设有内科、外

科,还有四张病床,能打吊瓶。”鞠学兰说,

“我父亲来了后,医院就增设了牙科。”

当时的威海亦非太平地。鞠学兰至今记得,她趴在医院的窗台上,看着外面的日本兵来回走动,也记得日本兵曾闯进医院,抓走了她家的三只母鸡。

鞠学兰的父亲鞠德民年轻时在日本学医,后来在大连的一家医院工作。

1944年,日寇四处抓壮丁,为逃避战

乱,鞠德民举家迁到威海,就职于亚洲

医院,亚洲医院由威海人谭松涛开办,

“全威海就这一家医院,它之所以叫医

院而不是诊所,是因为设有内科、外

科,还有四张病床,能打吊瓶。”鞠学兰说,

“我父亲来了后,医院就增设了牙科。”

当时的威海亦非太平地。鞠学兰至今记得,她趴在医院的窗台上,看着外面的日本兵来回走动,也记得日本兵曾闯进医院,抓走了她家的三只母鸡。

鞠学兰的父亲鞠德民年轻时在日本学医,后来在大连的一家医院工作。

1944年,日寇四处抓壮丁,为逃避战

乱,鞠德民举家迁到威海,就职于亚洲

医院,亚洲医院由威海人谭松涛开办,

“全威海就这一家医院,它之所以叫医

院而不是诊所,是因为设有内科、外

科,还有四张病床,能打吊瓶。”鞠学兰说,

“我父亲来了后,医院就增设了牙科。”

当时的威海亦非太平地。鞠学兰至今记得,她趴在医院的窗台上,看着外面的日本兵来回走动,也记得日本兵曾闯进医院,抓走了她家的三只母鸡。

鞠学兰的父亲鞠德民年轻时在日本学医,后来在大连的一家医院工作。

1944年,日寇四处抓壮丁,为逃避战

乱,鞠德民举家迁到威海,就职于亚洲

医院,亚洲医院由威海人谭松涛开办,

“全威海就这一家医院,它之所以叫医

院而不是诊所,是因为设有内科、外

科,还有四张病床,能打吊瓶。”鞠学兰说,

“我父亲来了后,医院就增设了牙科。”

当时的威海亦非太平地。鞠学兰至今记得,她趴在医院的窗台上,看着外面的日本兵来回走动,也记得日本兵曾闯进医院,抓走了她家的三只母鸡。

鞠学兰的父亲鞠德民年轻时在日本学医,后来在大连的一家医院工作。

1944年,日寇四处抓壮丁,为逃避战

乱,鞠德民举家迁到威海,就职于亚洲

医院,亚洲医院由威海人谭松涛开办,

“全威海就这一家医院,它之所以叫医

院而不是诊所,是因为设有内科、外

科,还有四张病床,能打吊瓶。”鞠学兰说,